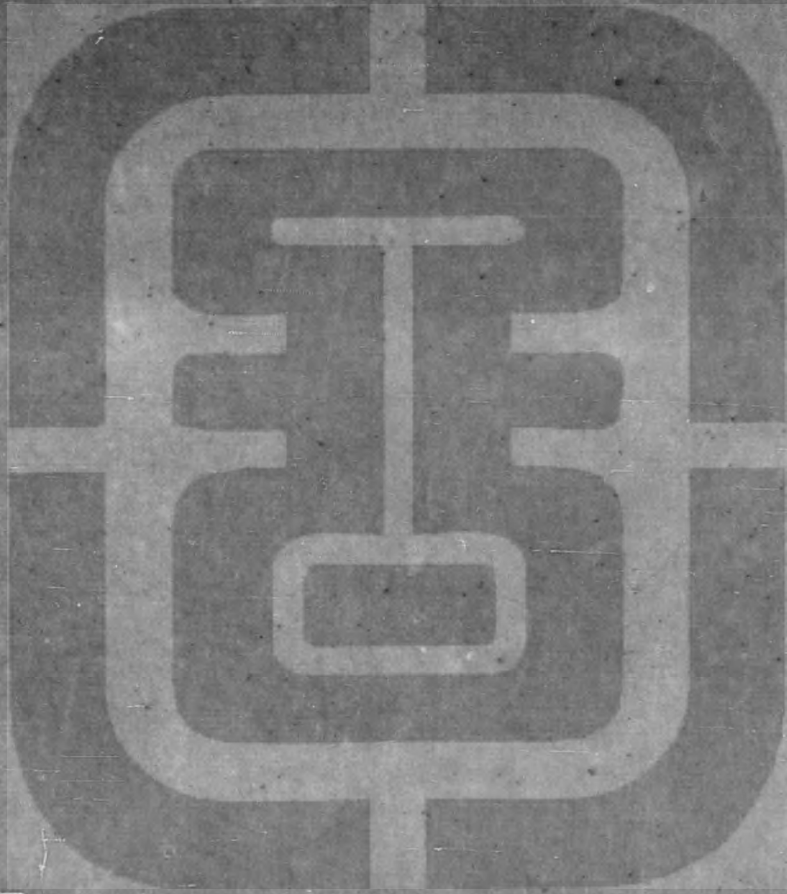


宋書







太守甘肅之友之書之

書曰此彌善

起家轉國公事高祖

優游公門不復進仕

元龜世使欣

此職不用其人

者始為欣事

夜且時漢漢子

政伯

預以

之以

禮也

曰

徵

徵

補

議

道

除



臨山生新為韓國公之弟也  
參事不說太祖言二  
十二年終死山水  
也言之及得病為言  
老虛生自書言早  
醫術撰藥方十卷  
祖入祖並恨不識之  
行以自誠外未嘗入  
十一二十餘年弟微  
行以自誠外未嘗入  
十一二十餘年弟微

省後為太祖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  
末為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  
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  
童蒙家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  
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  
等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  
好讀史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



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來初初遷祕書  
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  
過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父邵為湘州去  
官侍從太祖版為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為員外  
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為撫  
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  
沙門比沙門來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  
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  
卿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

言晤敷不奉旨二臣 不而雜 其甚不諱

員郎中書舍人 次當周 起並管 其務以勤同

有夕一家欲請之 起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

証可輕往邪當曰吾等並已負外郎矣何憂不

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

後三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起等失色而

云自操過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談三日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

八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



吳興太守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上報

數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

水滌於奔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

正壁之輒更成斷絕而復續茂度曰我

無言汝有益日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

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嘗昂茂度曰賢弟子少

身規長德理要清風系氣得之天然言面以

來便申忘年之好上雖艱隔成阻而情向無朕薄

莫之人其其方見慰訟且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

心有兼担死天下門教助以至兼實家實一且

喪失何可為懷其且重如此世祖即位詔曰司

走故左長山張教自心簡之勿樹風規是及毀

滅之道得至三日之甄於以報美可進贈侍中

於是故其子居稱孝張田生無子

三德立且不可張都燕沂人大保弘第子也父孺

六德不夫魯少好學于無不名遇臨見善三屬入能書畫

兼言言三醫言陰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

揚三妻次之一三冬軍位不止就起家司侯及酒轉



三寶始知二瘡... 功曹... 官服... 與太守... 固辭吏部尚書... 野所共知... 弟心病亂度非... 野所共知... 弟心病亂度非... 弟受海內駭笑... 如燕石瓦礫... 雖王道鴻... 或... 巫祠之開... 馬棧牛口之下... 賞... 孟於博徒... 拔... 式於芻牧... 亦有... 孤臣... 東都... 戒士... 上窠... 範馳... 之... 下... 盡... 詭... 馮... 之... 肥... 兼... 鱗... 雜... 龍... 襲... 者... 必... 不... 乏... 於... 世... 之... 且... 廬... 於... 承... 明... 署... 平... 金... 馬... 皆... 明... 察... 之... 官... 又... 賢... 於... 之... 末... 何... 為... 劫... 勒... 通... 宗... 疾... 病... 人... 塵... 穢... 難... 其... 之... 以... 聘... 國... 不... 亦... 六... 曹... 平... 任... 官... 繼... 賢... 少... 之... 君... 提... 士... 先... 珍... 廢... 荒... 心... 極... 樸... 以... 不... 如... 此... 且... 弟... 曠... 兄... 姊... 之... 將... 十... 載... 婦... 時... 歸... 來... 終... 不... 任... 與... 曳... 入... 閭... 戶...

三寶始知二瘡... 功曹... 官服... 與太守... 固辭吏部尚書... 野所共知... 弟心病亂度非... 弟受海內駭笑... 如燕石瓦礫... 雖王道鴻... 或... 巫祠之開... 馬棧牛口之下... 賞... 孟於博徒... 拔... 式於芻牧... 亦有... 孤臣... 東都... 戒士... 上窠... 範馳... 之... 下... 盡... 詭... 馮... 之... 肥... 兼... 鱗... 雜... 龍... 襲... 者... 必... 不... 乏... 於... 世... 之... 且... 廬... 於... 承... 明... 署... 平... 金... 馬... 皆... 明... 察... 之... 官... 又... 賢... 於... 之... 末... 何... 為... 劫... 勒... 通... 宗... 疾... 病... 人... 塵... 穢... 難... 其... 之... 以... 聘... 國... 不... 亦... 六... 曹... 平... 任... 官... 繼... 賢... 少... 之... 君... 提... 士... 先... 珍... 廢... 荒... 心... 極... 樸... 以... 不... 如... 此... 且... 弟... 曠... 兄... 姊... 之... 將... 十... 載... 婦... 時... 歸... 來... 終... 不... 任... 與... 曳... 入... 閭... 戶...



守金城水不堪法也就路其石不覺其非性傳而  
得此言曰其言無謂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  
公將臨垂上之戮立遇管以必蒙其儒之養光  
武以爲行文淳其益具故棄而不齒諸身孔明云  
不致亂部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無不取于  
周漢之常刑彼二三大賢足爲曉治與否恐不  
是其所或亦不免高閣乃復以假名不知己者豈  
不自此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之  
是禮學本不參選也夫贈彼固不在一

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糞招神龍如復託以貞素者又不  
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  
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  
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  
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  
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濬濬之極終不能舉  
其契爲之辭矣予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類  
餘亦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聞風俗或從此而爽



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  
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  
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  
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  
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居平公云生我  
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減名安用吏部卽哉其  
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  
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  
不詐諛耳微旣爲始與王濟府吏濟數相存慰  
微奉荅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投  
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  
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  
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  
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  
者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  
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  
於規矩紉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  
道所責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



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  
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  
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缺  
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  
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  
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  
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  
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  
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

每加存飾訓導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  
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  
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  
便是通弊訴屈邪害者真可謂真素實矣其數  
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言也此輩  
乃云語說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  
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與人三三六  
府之人誰妄言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書論何  
如或則言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遇



揚言云是農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其  
雖驚焉變作鳳皇何為下飾廉隅秩秩見於西  
所惜者六年諸合闔門皆蒙時私此既不易  
道故常因合意不言至兄弟尤為叨竊臨海  
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  
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莫  
后撫事人周宣及鰥身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  
迹不為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  
還諂詐且吾何以為只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

居不可扶由家本省餒至於惡衣蔬食  
跡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  
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  
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  
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  
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  
蝦為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  
肯曉曉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屢親戚  
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



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  
寒群賢矣薰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兒故能也日  
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冒  
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  
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  
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  
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  
議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  
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獨識之也之口何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沈未有介就空老方等



言家刻菲亦甚矣。如諸人亦當尤以此見。或  
謂言深博作一段。氣鄙薄。人世初不致。是  
以母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愛即日借  
問此其本心也。至終生。平好服上。燕走午十二時  
病。虛三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事  
意。有。或。問。冬。昌。木。左。時。參。進。寒。溫。想。初。欲。以  
。護。危。氣。見。甚。云。首。家。貧。之。後。至。於。春。秋。節  
。自。將。而。三。兩。生。八。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  
。信。本。書。一。欲。其。終。行。之。以。此。觀。其。意。在。取

白。此。意。唯。脫。應。大。餉。以。而。當。其。時。遇。有。所。乏。之。時。  
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息。不。可。過。三。十。萬。  
去。老。能。省。此。益。美。西。楚。之。所。曠。也。而。且。早。起。接。對。履。  
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評。既。觀。顏。  
色。一。審。者。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  
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佳。一。園。池。堂。觀。略。所。詣。  
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  
宜。廣。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  
日。不。新。異。凡。計。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



難波復不習殊當未有次也勿計前一二日取訊  
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四也至訊日虛懷博  
盡言得無以言喜怒如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  
已不可專言息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  
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  
不可滯帶一月可再訊凡爭皆應慎密亦宜  
豫敷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  
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或相謀備也輕信受母有此事當言

遇疾 微躬自處治而備謙服藥失度遂至 深

自各 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

靈曰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為家室善之譽獨

沉浮 好書於春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計測文典

斟酌 處世處事者未交便言然可述五言長病或有

小間 氣鬱引前戴不異善言學自爾日就月將著

名邦 言方應及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真然長

往酷 為痛之心如焚爰裂衣尋念平生我十年中耳

然非 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旬之



文無不新嘗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  
不憂者實此耳奈何罪酷然獨坐憶往年散  
發極目流涕吾不令日夜又恒慮吾三胤病豈圖  
奄忽元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壽壽  
觸事感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  
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  
心無物能管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  
何罪庶免此大難沒於覆舟何事痛恨豈深哉  
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

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為  
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  
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澹通內有兒白舉  
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只文骨氣可推英麗以  
自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  
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所儼然  
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請當以  
幅巾薄鞋之事與汝奈何反相殯送業由來意  
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一庭此風若行便可家



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  
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相舟之節不奪其志僕  
射爲順范夫知禮求得在率第五兒盧位有主  
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旨吾窮天  
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  
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惕望今云何得立自  
省愴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  
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當意慮不  
去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請明書此數言

後詞理略道所高不寫一

圖

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  
年今也唯遠化耳吾豈復支冥冥帝竟復云何  
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之章欲收作一集不  
知忽忽當辨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  
禱酌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  
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諱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  
薄葬不設棺旛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  
便毀以嘗所殯表置牀上何長史來以表與之



何長史者僊世無子家人遺之所著文集傳於  
世世祖即位詔曰微獲志貞深文行博洽生自  
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貴茲立園惇是薄俗不幸  
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之吐一言曰先生吞舌百而死安邑今為  
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軟介峻節不可輕  
干表淑笑諶之間而三微為詞建牘斯蓋好名之  
士欲以身為建道繳嗚然復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列傳第二十二

宋書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王華

臣沈

約

新撰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曇首之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  
奮為將軍會稽內史父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  
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三帝起兵討王國寶時



歐丁母憂在家恭徽令起兵歐即聚眾應之以  
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徽  
歐起兵之際多所誅戮三是不復得已因舉兵  
以討恭徽名恭遣劉牢之擊歐歐敗走不知所  
至長子泰爲恭所殺時年十二在軍中與歐  
相失熙 門釋曇永逃竄時空之按檢覓華甚  
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還咸疑焉華行遲  
末呵罵云奴才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  
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  
亡不須布衣 則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  
所稱美高祖 收其才用乃發歐喪問使華制  
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  
兼冀州主簿 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  
屬職者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  
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  
采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入  
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車  
車後者不過二二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



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  
乃下車直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  
爲甚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  
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章  
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  
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  
宣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  
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  
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

中領將軍將軍未拜勳大衛將軍侍中如故  
是會稽孔安孫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  
見賞至是出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寧子先爲  
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  
得其才故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  
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  
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箸於幽賁之交晉師有  
成瓜衍作賞楚棄無入爲賈不賀今舊命惟新  
幽人引領韶之盡羨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



行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  
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  
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  
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  
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  
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  
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  
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  
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字豈限資秩曰

以之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  
曰吏職然監觀只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  
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  
歲豈惟政無疵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  
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  
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  
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類自  
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秬君亭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菁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寧  
子病卒三年誅羨之菁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  
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  
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誦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  
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  
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  
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  
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  
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  
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  
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  
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  
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  
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  
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  
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  
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  
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聞問之內雍雍如也  
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

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  
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  
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  
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  
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陰五綵雲京都遠近聚  
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  
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固  
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  
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



得近部位中兵參軍朱谷子抱刀在平乘戶外  
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廷有黃龍出負上所乘  
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  
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  
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  
驍騎將軍以朱谷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  
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  
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  
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華玄保奏免御史

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關幡  
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  
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  
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啟答其  
不請白虎幡銀字棨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譙集  
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  
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



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  
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  
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  
歸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  
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  
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  
仁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  
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  
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  
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  
先殞上曰自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謚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  
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  
爲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止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初為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為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為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為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

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父帝即位入補侍中累遷太子中庶子讓又固陳曰臣心所至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恩三月頻積失在饗食於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國子員外郎者竊惟榮次之寵必歸器望矣膺之非才莫若三少自謂身無以克荷豈可苟順其意不知進退一虧即一全下貽身以谷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願居密分誠恐其幾踰一越序易以誠懼所以備仰周禮無以處也恩澤廣流蘭艾同



謂曰汝前日賜公

聖采敢忘循命臣

之德之德既已屢

領密學當國金行采不虞曠天裏

丹情慙款仰希照

示詔曰景之提之懷有不

可改除貴門侍郎

申君子之請尋領射擊

之善左衛將軍太

即位委迥彌厚俄遷侍中

左衛如故時與侍

右衛將軍王垂侍中號

將軍王曇首侍中

到湛四人一時為侍中俱居

門下皆以風力局

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

莫及元嘉二年車

馬征射晦司從三武入居

一省景仁長直其不學任置他多及之

領軍侍中如故八祖所生立早太治年之上下表

太后所生蘇氏甚壯六年蘇氏卒車駕親臨

天下詔曰朕夙罹厄

隆謫成少申罔懷

故惟疑思年在大未

夫人會王領殂情

哀寄思遠恨與事而深

哀寄思遠恨與事而深

哀寄思遠恨與事而深



心而仁或容不允可知其辭以成其功其中執事  
不德益增感靈皇不仁德之感靈啓厥祥  
文母復天實熙白林主上事遵先典號極徽崇  
以貴之或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  
深實泉之思寔是感聖懷明詔友發詢求殿中謹  
尋漢民地恩加爵子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  
三作故周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路言監二  
代新政之所因君舉必書批王之所慎體至公  
君惡言實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屬情以申制所

以作享焉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遠謹露庸  
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  
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起輿載還府九年  
服闋還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與  
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日弘華白雲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  
共參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  
日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  
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



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崇敦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漢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便噉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都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遣已禁故會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

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紙其言不可不察影迹周密自有氣其際者一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履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訖親分一旨委之山以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告無以加級三簿伏拜拜畢便覺其情理未錯性本直厚而忽更奇景康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足及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何得有六樹旣而



曰我誤邪疾轉爲大祖細明不利在州司使還主  
僕躬下省爲州凡月餘立或云見劉湛爲監時  
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今官如故諡曰文成  
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躬  
疾患少日奄忽不救止議具經遠奉國竭誠周  
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  
不能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  
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澄正風識明  
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興實定留民屬近瞻  
丘墟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于道矜幼而

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爲侍中度支  
尚書屬公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  
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習滯日久妨清序可降爲  
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  
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勳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塘  
城爲蘇罕苻泰谷格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  
太守祖亦黥廷尉卿父叔在少有幹質初爲楊



州主簿高祖大尉參軍吳山陰令治比且有聲朱  
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  
蜀之功亞於元帥即本號為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郡太守戎涪城東軍既反二郡疆宗戾勸羅  
與聚眾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  
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眾莫不為用出擊  
大破之公遣量比日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  
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西將軍命為司馬及  
為揚州別駕欲以平蜀全涪之功

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二

長子融之發立演之手十一尚書僕射

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家世為將而演之折

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

父封壽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

主簿舉秀才嘉興人有能名入為司徒祭

酒南譙王義宣三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

為司徒主簿丁母憂起西武康令自辭不免到



縣百許日禱疾去官服闋除司從左司掾州治  
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京諸郡大水民人饑饉  
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共米三百以演之及尚  
書祠部郎江遠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詩以  
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  
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  
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待故  
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  
廢高書曰陳射殺林仁演之雖仗正義我與高書等不

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曰因論事不合二日義  
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  
盡心於朝庭太祖甚嘉之以為尚書吏部郎十  
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  
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  
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一年遷侍中右衛  
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之職高妙實優顯此  
其重也相猶坐御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  
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羣



臣黃金生一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  
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處又未足多建茅  
主廓清京都鳴鑼萬里山不憂河以不開也二十  
一年詔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  
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實審器思沈  
濟右衛將軍曰華才應通敵理懷清襲並美彰出  
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萃演之可申  
領軍曰華可太子詹事曰華臨逆謀演之覺其有異  
言之太祖曰華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監酒木州

太平中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木為帝  
初使安可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疴歷年上使卧疾  
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  
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  
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  
年五十二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貞疾演之昔與同使江陵字玄遠  
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  
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



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  
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閱不睦坐徙始興  
郡勃免官林不錮勃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  
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為太子  
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  
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  
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  
十聲醜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  
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復還私

計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

首受深遇忠

宜明罰

竇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司徒勃西世令思

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

事阮佃大王道隆等復為司徒左長史為廢帝

所誅頓帝即位追贈本官勃弟齡天明中為著

佐位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

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



先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抵給上可且里聽行  
不得行幹故自此始也演之兄勳之子陽之龍衣  
三新將勇大明中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  
參軍為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畢嗣齊受禪  
國除

吳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審子之力  
已波書羊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即且巽權意  
非昔之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  
其待他豐況於廢殺之重其際易垂平夫  
久而取其璧不知在左  
龜象傾物而  
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  
有能  
戒彼而悟此則所冀於來哲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身自第一十四

宋

鄭鮮之

臣沈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汝陽開封人

初為江乘

今因居要職

令因居要職

相也



遠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美仕宦不廢議者嫌之  
相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葬之議曰名教大極  
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  
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  
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  
等齊舉其所陷皆可略言矣夫可逃乎而伊尹  
廢君君可廢乎而當權是善忠可愚乎而箕子  
同一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響而等美者不  
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關正斯之

一則豈可且吾哉然立言明理以去諸惡以  
示人情如勝美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  
或身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證  
至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  
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三陵之  
世是言必於楚陵不逞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  
為宗也鮑鮑是謂魏朝一身為效觀其志美貪  
爵也况此二賢非勝之論夫聖人立教猶必有  
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



曰守一故身者惑以此二說其為證則恐入人自  
實矣亦不可入人自等句可獨許其證議者素  
在於人不得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  
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  
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闕人寧溫公則  
見逼於王命所左右不可得  
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則  
若以縷麻非為哀之士

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言已審其可否公  
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  
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  
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訓範  
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  
而為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  
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  
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  
仕之理而雜以情議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

弘治四年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一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士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之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從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



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  
若言議勝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  
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  
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  
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  
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  
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異其子弟而子  
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  
及王孝不顧其親且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

乎天恩安有出世非一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  
若國憲無分只於滕忙則羨之漏塞自是名教之  
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邇矣孰  
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  
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  
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郭賈充受辱於庾純  
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  
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  
齊於前趙三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



於陳正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  
爲榮也勝今生無所倚賴已冥義安在乎昔  
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既成居哀窮驢偷  
婢身處三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  
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  
雖事有驚焉俗而理必獲申都說葬母後園而身  
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子也日磔殺兒無譏以其  
忠也今豈可以一事正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  
兒葬母後園中不可矣既其不可便高究定

勝之才行無所多辯也勝非下官鄉親又不周  
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勝謀能決敵才能周用  
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  
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  
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無理何緣多其  
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桓倅進號安西轉補  
功曹日舉陳郡謝紉自代日益聞知賢弟推藏文  
所以不禍位宜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復承  
人之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



之難屢以十請... 自退之志未獲... 夙夜懷  
未敢忘其懼伏自... 行參軍... 謝絕清悟審正理懷  
通美居以端石... 未足舒其采章... 升庸以漸差  
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 甘充下列授為賢牧實  
副羣望入為台... 散騎侍郎... 司徒左西... 蜀大司  
馬琅邪王錄... 中... 剛... 且不  
阿強貴明  
忠直繩甚得... 直之體外甥劉毅權  
重當時朝  
野莫不歸附... 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  
意於殺毅  
世長焉義熙六年... 鮮之使治書侍

史丘洹奏彈毅曰... 言傳詔羅道盛... 開...  
盜發密事依法棄市... 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  
有疾爵輒復停宥... 按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  
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 又奏之於先而弗請  
於後問外... 出疆非此之謂中丞... 鮮之於毅舅甥  
制不相亂... 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時新制長吏  
以父母疾去官... 禁錮三年... 山陰令沈叔任父疾  
去職... 鮮之因此上議曰... 夫事有相權... 故制有與  
奪... 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 未有理無所明... 事無



所獲而為未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空詭託  
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  
以未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  
違衆況防社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  
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為其制者莅官口不父  
則奔競互生故社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結之實  
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  
謂宜從舊於差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  
母沒者墳墓毀及疾病族屬輒去此亦

好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此亦由地集教  
好者補於是會見高祖與教此亦眉何其半積  
錢隱人穀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此亦祖甚不說  
良父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此亦黑殺意色  
大要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此亦鮮之大  
言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此亦教甚不平此亦曰  
此鄭君何為者無復錫鬯之禮高祖少事此亦旅  
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此亦皆  
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此亦未嘗實此亦要



須高祖解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特赦之意  
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氣淺  
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  
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格倭自中丞轉司  
徒左長史六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為太  
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  
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  
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臨關中高祖復  
欲北討行意甚盛銜之上表諫曰伏思聖敗

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慮  
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時是帥師違律  
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  
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  
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  
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  
陵遠攝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策事從屈申遣  
兵橫討而南夏清吳賊方懼將來不敢動若  
吳虜造洛而又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



之意此既必然江南頽頽注與如馬忽聞表戈  
不測師之深殘必以殺下大車威靈未還入情  
恐懼事矣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  
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  
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散敗散  
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  
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女違其  
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  
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於

壁宜 漢後師於頭神武之功一無所 沈偏

失律 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 非

謂惟 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西

在焉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為可洛之

意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齊四

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淺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

京書解之為入以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入

甚憚焉而隱厚其為實贈血親故性好游行命駕

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高祖所狎上嘗



於內殿宴飲朝貴集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鮮  
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請  
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  
永初二年出爲丹楊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  
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  
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  
尚書右僕射

裴松之三世期河東聞喜入山初以光祿大夫  
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  
曾墳籍十

衛左右晉孝去太元中並選名宗以參權始  
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裴輔守南越之物事歸  
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不  
行差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郡今在  
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  
乘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



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  
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  
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遠詠所寄有  
賴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顯矣俗散僞興幸  
頌已久是以孔惺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守  
有愧色而自時歟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  
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  
相家始便合羨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  
不加禁或其散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

言上爲貞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微  
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  
止道孚於來葉由是竝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  
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  
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  
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時  
議立五廟樂公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  
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  
詔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



請常侍袁滄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  
公郎陸子貞廷部甄法崇使荊州貞外散騎常  
侍光謹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尚書右丞  
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  
允從僕射車士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尚書致  
中郎阮長之使羅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  
州貞外散騎出使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  
梁州南秦州前貞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前馬部郎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

侍班官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  
有存省之禮聘規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  
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  
年朕以寡聞屬承洪業寅畏在位昧于治道夕  
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倫皆屬  
違和永旱上湯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收宜而機務  
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  
專使憂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  
難王道未宣下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



意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俞等申令四方周行  
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  
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  
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  
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  
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  
焉松之反傳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  
必廣道爲無始古先哲后因心傳授是以文思在  
身日時難自治禮行上漢而坐  
太公之休詠廟堂周之盛則坐  
下神靈玄

通道契曠代曷旒華堂殫心八表咨敬敷之未  
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深憂真煥焉大  
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語惠訓播乎遐陬是  
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踴躍式銘皇  
風或有秋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  
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委命任忝  
廁顯列猥以短之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



明風化無序按揚寡聞惑學屏營不知  
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為高謀伏見矣知諸書  
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謹依  
喜為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美論者美  
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洋陳壽  
三國志松之鳩集得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  
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  
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為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  
尋出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  
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

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一子嗣  
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嗣注司馬  
遷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郡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  
三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  
幼漸訓義標史自家莫不該覽叔父時為益陽  
令隨時之自安四年南齊廢討始信命為參  
軍時殷仲堪相立承天舉兵以向朝廷承天



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表其初長沙公陶延壽  
以為其朝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劉陽  
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蘇故為行  
參軍毅嘗出行而擊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  
直帥雖不傷人與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  
疑則從輕昔晉置漢文帝棄輿馬者罪放釋之効以  
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輿馬也故不  
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往射鳥非有心於  
中人按律過誤誤以人三歲刑況不傷人乎

為司馬參軍高祖  
太尉尉蘇門太守

劉毅留諸葛長民密懷異志劉穆

之屏人問象天曰公今日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

憂西不特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

頭甚脫爾人遠宜加重被穆之曰非君不聞此

言頃日願再從劉公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博

士義熙十一年為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

軍次之軍義熙唐令一向祖在雲陽宋高建武為

晉書卷之四十一



言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  
書侍御史謝靈運江表請為南蠻長史時有尹  
嘉者家貧母熊自以無貲錢為嘉償責坐不孝  
當死承天議曰彼府宣人言議云嘉大辟事釋  
法吏葛藤繫獄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  
違犯教令敬養有虧父母欲殺者許之其所告  
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查事原心嘉母辭自  
求質錢為子還去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情  
求質錢為子還去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情

律以不孝為劾然於和言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  
罪勝籤法文為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  
但明教爰廢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  
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為子  
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  
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  
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  
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  
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貴於今化事未判值



赦並免職進號衛將軍轉詔議參軍領記室元  
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即曠密信報之晦  
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  
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  
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  
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  
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  
戰走不脫也使承天造立去檄晦以湘州刺史  
張邵必不同巴欲遣千人龍襲之承天以為邵意

趨未可

素善故

西太守

劉道產去職還江陵轉將殺之承天  
教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  
之使行南臺府事六年六月之北伐請  
及之敗退承天以才兼軍旅得免刑責以  
尚書監中郎無左丞吳興餘抗長簿道  
同案有親補道真從吳代公道生等



為大矣。禮者應在禮。禮之例。古以代公。等母存  
為高。親則子。宜隨母。禮。兵。二。議曰。尋。均。制。同  
。霜。身。親。福。兵。六。功。不。在。例。婦。人。二。從。既。嫁。從。夫  
。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禮  
。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沒。代  
。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禮。今。若。以  
。叔。母。為。其。親。今。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禮  
。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其。親。之  
。文。不。辨。男。女。之。異。也。據。是。公。員。以。生。疑。禮。非。聖。朝

刑之。古。謂。代。公。守。母。子。並。宜。曰。元。原。故。司。律  
。孔。題。奏。事。未。御。題。已。奏。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題  
。名。更。以。見。官。奏。之。云。天。又。議。曰。既。沒。之。名。不。合  
。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  
。經。歲。時。豈。明。之。世。事。從。簡。易。由。嫌。細。已。可。應。湯  
。陰。承。天。為。世。別。後。不。能。屈。意。朝。右。類。以。所。長。傳  
。司。列。不。為。禮。射。殿。景。仁。所。平。出。為。衛。陽。內。吳。音  
。在。回。以。士。人。多。不。為。在。都。又。不。公。禮。為。州。司。所  
。時。收。收。家。值。故。是。十。六。年。除。音。在。在。都。無。國



永元年三月丙寅詔在位或名家多類用苟伯  
三朝之管攝焉高如景天曰知官否鳳鳳將元  
二事何言不尋尋天子率夏令者作知政時  
丹揚丁況等又奏不齊奉天議曰禮所不廢率  
當時亮食一時故計其稅財而不求信丁況三  
家數一年中其朝無相觀實由淺情薄恩同  
禽獸者宜為一寶等同任積全未嘗動  
以美我繩之以法 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  
舊制有何嚴 然相糾或由部 分爭以

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  
不少若但適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  
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  
繁懼虧聖明爭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  
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葬不如法同伍當  
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為  
宣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  
子講孝經承天策中書子讀之同為執經項  
之遷御中承時宗廟禮儀及諸訪者臣感我



御遠之略承天之上表曰武是元藩上事虜犯青  
究天慈降鑑於此黎元轉遠奉策經綸戎政臣  
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僉統告難爰自上古有  
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官巨力雖欽馬  
瀚海揚旂祁連事難役繁六天下騷動委與負海  
賢及舟車凶狡愆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  
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  
自言受中原戎狄僂頓  
至元定六宋將陸兩口  
而後德恩

用自款紉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  
首譴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  
遂生猜懼比有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  
反恐烽燧之警言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  
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  
若得之朝朝列辨數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  
謀短長異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三言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謀儒生講和親之  
約課其所言廿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制肘



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異土之民  
附化者衆一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  
舉士女延詢事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  
示餘力內堅偽衆今若務存養許其自新雖未  
可羈致北關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  
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霍濟海之志時  
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  
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  
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  
拔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河東則不足補山東  
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遣使習亂志在偷安  
非皆恥爲左社遠慕寇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  
無寄故強負歸國奔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  
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狂驅殘是其所以  
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  
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  
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  
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



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  
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  
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  
其端嚴允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  
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  
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頊之成家傳羨溪及袁  
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  
岸曹爽不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  
之郊非畜牧之地非刈禾桑之邑故堅壁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寇雖亂亡有徵其利易而害大時入事或未盡  
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美惡其邊戍未增是居布野  
動情異教分員富強殊資一趨切之民多懷被此虜在  
云孰不根本業難可驅逐易在振蕩又彼虜之  
性食肉衣皮以爲樂爲儼容以游獵爲南畝非  
有事興之安言其害之衛柳風沐雨不爲勞露  
草侵結草常結勢則競利知之以空走之未或  
驟而此三奔疲且今春歸濟既捷其利乘勝毋  
其大業比及秋寒必空是建業也騎蟻聚也

兵鳥集於踐未稼於秋火間并雖邊將多略不  
何以禦之若盛師運屯廢農必衆馳士奔奔驅起  
役必遲散金行賞賚費必大換土客必怨曠必  
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杆  
衛之實其爲利善優於相縣也一日移遠就近  
以實內地今青兗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  
萬家此寇之資也今遷可以徙青州民移東萊  
正昌北海諸郡大山以爲南至下邳左沐右沂  
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絕大嶼四塞之內其號



險固民性重遷聞於國始無虞之時喜其浴怨  
今新被鈔掠餘懼之憂其曉示安危居以樂土  
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一日浚復城隍以增  
阻防舊秋文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  
防衛有素也古之墟池與民皆有今雖積毀猶  
可備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  
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採築場遠在二處婦  
子守家長更為師丁夫正婦春夏佃牧冠蓋之  
出守千室之軍賦之法上下二二其法餘無時猶

有聲陣鼓課十團之兵家

四戰士二

抗羣虜三萬全三曰募備車牛

節式械計十

家之資不下五百萬平為重伍伯兩參合鈞連

以衛其衆設備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

于既已族居日可獲結統令先明民知夙戒有

急徵發信宿可聚四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守

家之邑數三二千始其後能各自有仗素所服

習銘由上還保衛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

幹利實民一辨得者官以漸克之數年之內軍



用相備矣。臣聞古之國也，以農為本，以戰為末。農  
並備在於疆場，戰備在於官守。戰備者，其  
性勇山陵川陸之勇，戰之氣，各由其性。  
易則害生，是故成師遠屯，清濟以實，既重  
唐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管  
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在秦，設以耕戰，終申威  
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論。實田有數，梁田亦卒  
其部自滅，齊用教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  
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

有急之日，民不知戰，卒  
後遠奔救，天下騷然。方  
經略唯也，朝廷遣軍  
也。今移兵實內，浚治城  
長吏簡試，差否，能不用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  
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  
護老弱，外通官道，明雖是，定同憂，等錄，不情由  
習親親，因事，是相識，夜戰，聞聲，足  
相救，斯戰之一，兩先，復之，遺，行，者必，以，市



委允駁難可情邊今不謂類如公整正惡如舊  
任後先定民營其間新舊意行其國而即之其  
有毀故權時得斷是以深被擊之乃邊邊弱  
以方將漸就三立軍牛之職謀伐之百攻守所  
資軍國之要公因民擁利導而率以耕農之器  
高府庫之寶回盤之氓兼城之固一家總倍夜  
之兵萬古俱全軍之衆兵強不戒國富而  
兵不勞以於邊復隊伍坐食  
平來以今地除利鐵既不都

國廿歲真由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  
宜由明舊科嚴嚴如禁塞諸商賈往來  
者皆以軍法治之界上嚴立關候杜絕  
賊保之境諸所四謀仗竝加嚴懲別造程  
遺錄二月及私私盜者官立驗  
入集野湖澤廣大南通宗四其道  
縣城正在四官立武備後  
輕器百變若入境引賊出  
據其師建其航清此以利制  
亦



徵徵藏之無不承一不承其失其原用其原事之祖  
賜以局之金三奉表陳謝其各局予之賜何必  
非張武之金以承一入又能通其言上其言其言  
一曰天下與之書在承謝元景不承其言之人競  
同二三言之這曰不相承其言其言其言其言給  
少其言其言二三十兩布五萬匹此其言其言其言  
後用其言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而舊制出錢二十廿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元朝命議以心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乃

任中史取僕射血頭命元時新除太知諮議  
免之軍未拜為敬天所紂上大怒遣元長歸田二里  
不知終身元時又舉承天官買錢四百七十束與  
其屬求買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之有示陳郡  
人臨川內父盤運從祖弟也才學字見  
卒於益不錮二十四年承天遷廷討未拜上欲以  
其吏部已受受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年七十八先是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傳於世又攻之元吉如麻生諸軍在後應之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以世言口之謂其夫戎夷狡黠  
飄迅難慮念宜完其壁塞謹警其烽柱使來還可  
防去途易搜也而後乃能保其安歟春長威懷寇漢  
世案秦舊迹厥山基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  
淮為疆場真个止心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  
同隙乘豐分高祖一以命主略未遠雖綿河作守  
而兵強援闊盛在平既先用啟戎心蓋由上業未始其  
經心多闕先內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

置境無國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  
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  
藩落之固使士民蹈蒼天躋厚地繫虜俘囚  
而無所控告長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  
之二云爾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二十五

宋書卷十五

吉翰

臣沈

新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  
濟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自為散騎侍郎  
隨道憐北征復回陽城縣五等身轉道憐



驍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  
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末初三年轉道懷太尉  
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  
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沈  
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兒弟為質翰遣始  
平太守龐詔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  
率眾詎詔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謗擊破難當  
竺竝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  
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車事益

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其後乃伯之

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  
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  
為持節監司雖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會則鋒諸軍到方之等敗退明年復  
為司徒司馬以行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  
有死罪囚與竄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  
翰省訖語今日且去明可便呈明日與竄不敢復



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  
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悟之  
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知便當代任  
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守卒官時  
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世簡  
之妻在節守康祖得道產初為輔國參軍早無  
錫令在孫海能為高祖版為戶曹行參軍之八

道恒縣縣令參軍龍女少黃晉安縣守侯廣

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城道恠

產振武將軍南討命日始興謙之巴平廣

未至而及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護縱餘燼

與如親族攬羅魚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為亂道

產誅公生等二十一戶宥其餘黨還為彭城王

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二年督梁南秦二州

諸軍事監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

諸軍



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  
多六年遣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年  
徵爲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  
議參軍仍爲持節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  
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  
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  
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  
順服悉出緣沔爲居二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比  
有襄陽樂歌自道宣始

軍十九年卒追贈征南將軍諡曰景侯道產患  
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詣蠻皆備衰經號哭追送  
至于沔口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茲  
朝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  
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旣著威懷無與在時猶可  
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持深伏惟聖懷慈  
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  
陰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  
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



待遣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為民寇所攻道  
宗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  
情波駭肩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  
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  
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  
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  
沒在誠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初賊寇至城以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每以租市  
二十二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賊便走聽

將軍沈演之丹楊尹  
後軍長史范晔並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  
用本誓言多者不得過一  
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  
州將軍廣州刺史二  
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放  
治平荀濟文書死棄  
章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  
有司所糾值赦明年以  
徵又以赦後餘贖收丁  
廷尉被省病卒

在驥字度世京兆杜陵  
人也高祖預會征南將  
軍曾祖軌避難河西因  
在張氏將堅平涼列父



祖始還關中兄坦頭涉受傳高祖征長安屠屠  
隨從南還太祖元言  
龍驤將軍青冀二州  
文南平王鏐右將軍司  
馬晚廢北人朝廷言  
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  
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  
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  
假使生乎今世豈食馬  
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  
也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  
亡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  
以荒  
滄賜隔日磾胡人身為  
圍便超入內侍齒列

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  
未必能也上嘿然比  
士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  
年十二父使候郡  
常帝華華子亡公有高名  
見而異之以女妻正為桂  
陽公義我真鎮三民安辟  
為州主簿後為義二共  
車騎行參軍  
其外散騎侍郎江直又立  
義恭撫軍

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



高祖元嘉七年。虜劉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彥之恐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洽。既久。又無糧食。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虜為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鍾虛。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從。身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從管夫政率所領。率鍾於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脩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眾見從。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愧。從曰。信之乎。

所領就驥。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去驥亦悉入城。問奔白。太祖曰。卒欲以死固守。姚從管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一大怒。使遣威將軍鄭順之。救從管夫於壽陽。從管夫大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編禪小將。莫人及。始隨到。彥之。女也。與彥之。過從。身夫。大守。斬。託。政。彥之。叔。父。彥之。文。特。勳。言。彥之。以。馬。百。匹。贖。之。以。讓。為。通。直。郎。彥之。嘗。校。尉。彥之。在。世。年。身。夫。嘗。議。彥之。軍。十七年。出。管。青。彥之。州。公。州。之。東。元。東。安。二。郡。諸。軍。事。彥之。將。



言言一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  
義熙至二十二年刺史唯立穆之及驥為吏民所  
愛詠二十四年徵以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  
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  
有國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遣取之敕所  
已發人相推檢丞都谷諸郎開視上遣主書  
言驥谷曰問國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 六十四長子長  
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

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倖  
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禧謀反事拜黃門侍

郎以為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入廢帝元徽

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莅人負橫家累千金女伎

數十人絲竹書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

常相從 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入死廢帝深疾

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墻之側聽其夜管積

又嘗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

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五色



鎮者並誅唯幼文兄弟... 希文等數人  
... 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右虎丘司徒  
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立  
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阼拜  
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  
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為虜所囚後得還  
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長兼參  
軍高祖踐阼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

不請休

聘負外散騎侍郎

即山... 將

平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  
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  
後任豫屢被寇劫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  
出其不意悉皆禽於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  
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  
吏民便之臨川王義康復鎮二後為平西中兵參  
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恭又度安西府  
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



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嘗冀州青州之  
南樂安六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  
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  
伏聞朝恩嘗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  
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示寵私罔已復兼今授  
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  
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脩  
立危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  
諸羅並得除省防衛緩懷利便非一日

必蓋著同臣意百姓聞者咸附  
具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相狎敢  
必帶臣有乖承事遠牽太原於民為苦而公瓦口  
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  
愚不關唐若得依先虜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  
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此  
虜入寇恬摧擊之為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  
年起為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三向  
青州遣后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廉



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  
護之還獲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  
曉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斬為營欲挑  
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逼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  
界之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闕閉  
城臣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為寧朔將軍  
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阼遷  
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  
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

兵百姓凋敝于恬初防衛邊境境勸課農桑二三  
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飢  
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  
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  
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  
譙郡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  
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  
軍臨川內史末子坦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  
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為世祖鎮軍諮議參軍



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剋免官青州刺史肅熾板  
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碣嶽敗  
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凶假坦輔國將軍  
為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剋京城孝建初為  
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  
兖州世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  
沈法系北討至兖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  
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  
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

世祖之世希仙好與婦人  
罵之有又性知畫續  
無亦鳴謝  
山水之愛一往跡求  
像

不好請人能忘以宋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

因善惡自保不以恥  
短耳由來有此數

二三諸賢因復  
甲

有資身不敢擊  
銀

已區區之情悔  
存

魂氣靈亦常人  
作



已孰謂有記自論  
即一  
元一  
八  
庶類  
象  
豈  
謂  
言  
其  
相  
表  
體  
而  
知  
言  
曰  
紅  
之  
翰  
墨  
萬  
石  
之  
價  
或  
未  
然  
邪  
好  
畫  
也  
亦  
山  
之  
此  
綽  
大  
駭  
歎  
復  
是  
聞  
朝  
見  
病  
者  
言  
不  
備  
人  
之  
疾  
疹  
意  
惛  
一  
旦  
聞  
此  
復  
惶  
怖  
矣  
五  
六  
日  
來  
復  
苦  
心  
痛  
引  
喉  
狀  
如  
匈  
中  
之  
腫  
甚  
自  
憂  
方  
作  
此  
合  
無  
復  
條  
貫  
其  
真  
希  
所  
懷  
於  
下  
表  
御  
既  
不  
可  
解  
立  
欲  
便  
別  
且  
尚  
自  
笑  
微  
常  
任  
問  
尋  
書  
玩  
古  
如  
此  
者  
一  
餘  
年  
大  
祖  
以  
其  
書  
宏  
壯  
以  
名  
著  
弟  
僧  
諫  
亦  
右  
曰  
才  
為  
太  
子  
也  
矣

續垂名斯為美矣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弘治四年

宋書卷六十五

一

盈生甫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臣沈約

新撰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與高祖諱故稱字曾祖  
虞音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  
守敬弘少有清尚起為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  
性恬靜樂山水為天明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  
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



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其好集聚耳我不能為  
 相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去其往江陵妻在相氏彌年不  
 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其累日不滿意甚好之轉相  
 傳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立輔政  
 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  
 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  
 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  
 此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引還重申  
 為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往居還居邑久

之轉書兩侍郎不拜以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為  
 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為侍中  
 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人史  
 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舩送還都存亡不測有  
 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  
 建為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  
 加散騎常侍元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  
 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祇奉執到官退旋復解官  
 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



常侍官陳無德不可師範今上國讓不拜天除  
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  
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  
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  
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  
曰臣乃得計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  
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  
侍中特進上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

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加馬幸治亭威  
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  
伏見詔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  
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  
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  
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  
私愚朽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求非復太之一物  
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會繫表之  
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惓惓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二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

於荊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立園高挹榮日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



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與  
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論式旌追典於是論爲文  
真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  
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  
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  
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  
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  
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



王延

但為劫父時

凡劫身斬則家

人棄市雖既自告於法有疑也

杖受為尚書言

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為劫闔門應刑

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為惡之身雖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一人屬還相得

一重三母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有使

之入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遂既

之是則餘人無慮復告並全之後為金紫宗光祿

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大保三弘稱其

...







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  
 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晔在參機密尚  
 之察其意趣異常曰太祖宜出為廣州若在內  
 豐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  
 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晔事跡未彰便  
 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  
 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晔後謀  
 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  
 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

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

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  
 時又造華林園竝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  
 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為勞時上  
 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事宜重尊不  
 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  
 夜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至成則  
 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  
 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



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  
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  
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  
義恭建議以一天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  
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  
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  
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  
豈假數多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  
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

亂民

於市良田事

用遵行自非急

與人森

而能息其貨也

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痛以政曲雜致遠常泥且  
其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田不淫修貧  
其地置鹽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  
以權者今制遂行富人貧者日倍貧者彌增  
其間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或大小多品  
且其錢則未知其格若止以四銖五銖則文



其言甚多矣陛下之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  
私之亂事必起此旨取目甚深疑者也命旨兼  
使司馬言及以至消盡部意復謂殆無此嫌民  
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之具銅事可尋檢直由  
屬司所急縱糾察不精致俾立制以來發覺者寡  
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  
令復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  
者擇焉獨參訪遠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唐炳之  
侍中太子左衛率請謂也 中護軍趙伯符

史中丞何丞天太常郗敬叔竝同尚之議中領  
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與自有周  
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  
資用彌便但鑠鑄之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  
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  
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  
遐暨金鏹所布爰達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  
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  
滋繁刑禁雖重奸盜乃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富



日處啓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  
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  
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豈謂若以大錢當兩則  
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  
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  
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  
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  
二十八年轉尚書曰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  
方山著退足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

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詹事未幾與尚書

時遣修閭承文久已聘志山田雖曰守禮宜禮  
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那魏通美於前則策龍  
山衛淪慙乎曩篇篇規迨休告雪蔭素懷莫  
幽之數事缺立之道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帶果

茲沖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陰空聞者謂文人

微明未亮曩業未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

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

無誤尚之宅在南瀾寺側故書曰公南瀾宅詩所



謂之以探竊商潤之類也。詔言鼓勸士又與江  
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玄尚不得告  
謝，尚之在焉，有殊便。未嘗申詩，邪？義恭答曰：尚之  
清忠，兵固屬事，唯允舉。羊玄擊重，而體獨克壯。未  
相申詩，不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止。玄保孟  
即孟顓字夫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顓不就徵  
辟。昶死後，起家為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  
郡太守。僕射太子詹事，復為會稽太守。卒。子玄尚，  
字元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

適彭城王義武，康已。陵哀王，其出尚之既，聖德在事。  
去符之愈隆，是時復禮軍，其伐真給戎旅，以  
委之。元帥，裁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義，義  
將佐家在都邑，破悉欲誅之。尚之誘說，見端竝  
得免。世祖即位，復為尚書令，領吏部。遷行山左  
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  
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  
質及義宣司馬，並超民臧質、長史陸晨、兄弟並  
處後。義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



心不可不慎也。起民為賊，既道走一夫，可為者及  
覆其罪，孰當取之。非唯免怨，亦可要不義之實  
而超民。自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  
者，謹守庫藏，端必待歸。人戮及見，第與向始  
未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畫質，復灼然復圓。  
臣聞及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等。苟有諸  
懷，不敢自默。起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荆州  
置鄂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  
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上對沔口，連接梁

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上  
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巴。仕夏口既有九  
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  
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為利便，湘州所  
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  
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  
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  
州根本，委荆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  
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太



明正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闕開府天子臨軒百  
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公百何不著鹿皮  
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  
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然公不効何公去  
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  
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  
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  
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死亦以此見稱

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  
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  
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  
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  
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有恨  
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  
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  
昱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顥之尚太祖第四女臨  
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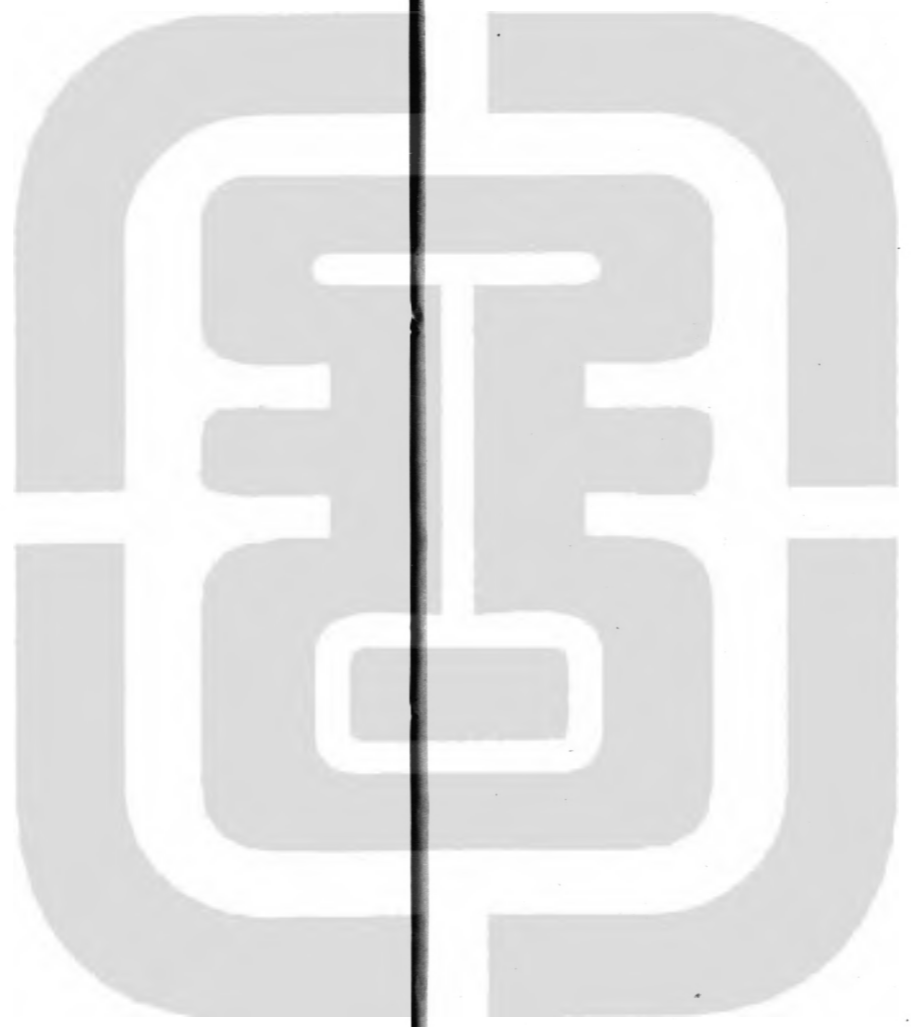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旣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旣剖盜實人單閭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思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廢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in Chinese characters.



